

頌

天

臚

筆

頌天臚筆卷之五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庶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楊公諱漣字大洪湖廣應山人登萬曆丁未科進士筮仕姑蘇海虞令甫下車召父老詢民間疾苦以興利除害爲已任凡縉紳士民無不虛懷俯接人人以爲得公之意至有作姦犯科者則風行雷厲毫無所借勢豪某務

爲奸利以魚肉善良公廉得其穢迹白部使者補其衣冠抵以重辟輿論稱快織監某委役至邑役藉瑞勢以

上供爲名橫索不貲公杖而遣之瑞怒欲疏論公郡人某素與瑞善力解而止公卒不屈也邑濱海故多抄盜而奸民實爲之藪公呼伍伯密授方略一日盡擒邑無夜警尤愛才重士建書院遴有志之士俾肄業其中給飲食而課其高下焉生平以冰蘖自矢凡贖緩羨

餘火耗之類時宰藉以供交際潤私橐者公一無所染由邑達郡百里而遙舊有石塘爲水所齧往來病涉殊苦公欲新之不忍煩民甫捐俸補緝而邑中巨室欣然樂助乃委勤幹吏庀材鳩工成以不日至今便之大抵廉明天稟恩威互施當時有真父母活神明之號考最入諫垣舉劾允當國是待公而定累遷至御史中丞值

神廟

光廟相繼賓天

薦廟幼冲登極公與

顧命倉卒危疑之際悉心奉公衣不解帶者
三閱月有擎天捧日之功詎意逆璫竊權亂
政威福自擅當事者觀望無敢先發公獨奮
不顧身歷數其二十四罪首觸兇鋒立遭削
黜公夷然策蹇就道甫入里門而緹騎已至
矣逮付

詔獄以無影之事誣無名之貽酷加箠楚身

無完膚公度不免乃齧指血草疏千言冀以
尸諫埋所臥地中緹帥許顯純發之付火以
滅其迹時當盛夏死十餘日方奉領埋之

旨顯純希璫意復停數日皮肉腐盡賴宛平尉
程應詔義烏人奉委相驗特憐之以单布被
裹出骸骨獲全遠近聞之痛心酸鼻海虞士
民日集公生祠號哭香楮充棟僧侶百人禮
懺四十九日老叟稚兒邨嫗市儈莫不拜像
流涕罵罵權璫時恐僨卒爲權璫緝知或以

爲罪及傳 肴毀祠弃像嗚呼猶之此邑此
令耳積威所劫遂至是邪公死而捏眡嚴追
家無所依八旬老母棲于城樓具見劉司農
六大苦情疏中幸逢

聖明御極迅掃元兇昭雪公冤盡蠲貳罪尋
賜金五百緡贍其家今又奉

恩旨叙卹矣生當蒙廕歿當

廟食以視籍產戮尸者其得失竟何如哉

紀事

臣楊漣謹述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并李選侍移宮

皇上登極始末

先帝

泰昌

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

憲

在兵科附導

駕之末與侍班諸臣近瞻

天顏沖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進姬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

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

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

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

成命是時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

人謂徐僕少養量謂

帝旣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掌科一二語隱侵及非

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前旨

未見卽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
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

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日于

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免

皇上天啓附已看承勤以

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于股掌
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

皇上時亦向人泣謂

皇爹爹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

時聞心膽俱裂嗟夫女戎在側禍豈在明
內廷之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寢梁獄之焚
何益無謂禍可言也十五日擬

神宗謚御史左光斗竝相會議因倡言于朝請
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理
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松棚
下是時九卿科道勲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冢
宰周嘉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
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

爲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想亂想如要封
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
今尚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
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慧人也當移慈寧宮而
封后之 旨猶有人乎

帝之側也十七日

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夜不得
睡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
燝等時尚欲邀社稷之靈

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
頭目炫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連乃
仰天而歎曰以千古一見

聖君臣子倘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沒不
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謂此
天日何卽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
達御前虛存臣子一段公諭以死心耳二
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燝韓
熿等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入有旨宣兵

科并召閣部科道俱意

上且杖

漣

從諸大臣之後入新叅劉一燝韓爌

各謝

思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
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
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無効
天語溫蕩真如家人父子閣臣方從哲曰臣等
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

先帝曰朕便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

在朕前語間目視臣等手指

皇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閣臣劉一燝孫
宗伯言及封李侍儀注

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

皇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請帝

慎醫藥

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

第二義

皇上清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

上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麼事因目

皇上曰哥兒你說一說

上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傳一傳莫聽外邊閒說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六日再召見

先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要繫輔他爲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
先帝又曰朕壽官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

無彊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
帷幔中一小監從

上耳語

上搖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

先帝前挾

上入嘈嘈者久之

上滯帷幔間若推之出

上失色忿向

先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我等爲

上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

皇上要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
卽著儀注來

先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
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

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

上已疾甚矣戀戀于諸臣若不肯沒于婦人手
者庶幾

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

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于無忌憚可駭共相鳴咽歎詫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有差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及奔至宮門則聞已賓天矣扳號莫及或猶有衷旨痛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院李司農等俱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

皇上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共託之李選侍者連曰此萬萬不可

皇帝無托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

無間如昨日當

先帝對羣臣時強

皇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皇后是何光景無論
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
手且李鄭交結權旣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
者若

皇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

皇上之日以職之見此時急宜請

皇上一見卽呼萬歲以定危疑卽擁之出乾清

宮請住慈慶宮于事始妥語間三相公到

達

向前日

先帝賓天矣

皇上無聖母可托擔子卽在三相公身上此時事急矣宜急入請見

皇上卽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宮宮闈者持挺固阻不容達從亂人往來中

促相公入闈者強相阻職大罵奴才

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

皇長子小你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
閣者却乃入哭臨請見

皇上

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

上連曰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
一面封選侍久之

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
不可緩又請

上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請

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達擁

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諸大臣簇捧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共喝你每拉小爺那里走急請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

上入臣亦喝之曰胡說 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 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 殿下

怕甚麼共擁

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訖
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

上仍西向坐諸臣卽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
呼畢擁入慈慶宮

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燝奏曰乾清宮
尚未淨請

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
部周嘉謨奏曰今日

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出入不宜輕易卽
往乾清宮行大小僕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
不則請無發駕

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臣
曰

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
先帝及

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
一應調獲

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詣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臣曰

上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

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臣辱

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移卽本日午時者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臣前

卷三
十三
進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
離事況無嫡庶之嫌竝長之防父死之謂何
舍殮未完表箋未上袞冕受朝書之史冊未
妥畢竟舍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

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
日登極于事穩于心上得安臣曰今日之事
只在處之妥與不妥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
得妥卽襁褓何妨不妥儘有做了皇帝有事
者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

聞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
吸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卽今夜誰與
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與儀文爲
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
今

上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
不宜更改那移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

欲請

殿下今日卽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

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舊擇吉行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卽傳俟駕于慈慶宮前行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

上已出乾清宮嵩呼者不及百人臣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朝服諸臣各憂形怒色而僕少徐養量臺臣左光斗直唾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倘有不妥汝死肉足食乎臣如芒在背有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

錦衣駱思恭謂必精練得當人稽防內外出
入而又不得多爲聲色以亂人耳目駱旣領
略意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朝房語以
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
草請移官公疏左有單疏初四日旣得一旨
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

上母子同宮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
語甚沸是日臣等候駕尚未出有一中使
從麟趾門來臣迎之曰選侍移官否其人答

日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
李娘娘惱得狠今日請

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是
如何說臣語之曰此說不遇我幾乎錯了

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

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

皇帝卽封太后太妃是要

皇長子封謗云要飯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
幸奏知選侍好好歡喜順 旨移宮後日等

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據惱了未便且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卽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安頓何處怒目視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楊御史張灤入東宮門駭傳曰今日選侍要宣皇長子講詁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尚安然如此臣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言當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始移臣急促方相公曰

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禮相公當上揭

急促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臣曰
但苦

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
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
住無害臣曰前日以

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

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退居太子之宮世間
那有

天子避官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

祖宗相傳是

天子之居卽

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寧宮選侍何人而抗旨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

皇長子在宮中是他撫過的前日是

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主矣卽

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者而敢爲欺藐如此世界反了時諸瑞中有

言屬

先帝舊寵從容些也罷臣曰諸大臣是受

先帝顧命者

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媵之理便
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

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擡我去殺了
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汝等無挾
先帝一時之寵以抗

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
是必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

帝座上遣中官傳臣等出卽令移宮李果卽移
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閻部
謂社稷有靈選侍旣移宮明日

上乃正乾清宮矣臣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
移宮非所以尊

皇上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瑞好
生照應其有贓証罪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
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是在諸臣調停
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霽占氣者見紫

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

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陝西撫臣奏
黃河清五日中外臣民共相引慶曰太平有
道

天子

泰昌元年十二月

嗚呼此先臣庚申冬還里時手述今伏思
彼時情景身命弗恤何心計功妄與圖報
固恩定危疑而防微漸以莫

冲主于泰山之安故義激于衷亦禁其烈烈耳
今反爲罪案借題而苦殺之則忠義何可
爲然于先臣捨身報

國之夙願固已永協此不孝之易等所以腐心
泣血呻天控地而無從者也痛哉

男楊之易泣血謹識在

公疏云題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赦

宗社事

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
內廷祗供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
惟循謹奉法爲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

劉瑾其人旋卽誅戮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舉朝盡爲威制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遺命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長禍不言是臣負忠義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攝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

欵爲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
夤入內地非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施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令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
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
忠小佞以倖恩旣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

卷五
五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
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
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
天淵傳奉而僞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
羣勒逼講嘯政事之堂幾成鬧市至有徑自
內札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
鬱悶堅意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

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操御手著定大計嘉謨
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
以清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翦已
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賔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

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
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
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
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綑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
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
法如山羽正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

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交構
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一復職不可得顧
于善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
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
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
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鋗其出是
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顧金既之覆宇圖作貂

座之私情大罪五也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皆點陪二蓋枚卜點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
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十舊貴人以德性
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
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
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囑其私比捏無喜

矯

百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喜在安知不爲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
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
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

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

矯

盲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
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爲
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
百千也大罪十一也

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計獎賞明日計祠額要
挾無窮王言屢裹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
以建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挿漢築愁樹怨飲

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
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

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
臭誥勑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
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
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
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

因而手滑膳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

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
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
閣臣力爲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檄房之戚又
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

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韋士魁即
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窑傷其墳脉托
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
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
也

伍忠敬胡遵道侵占牧地累真小則付之有
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五
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渝使
青燐赤壁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亂乎
之神不無忿恫大罪十六也

未也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
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
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

司其封駁檢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叙升
致使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
矣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

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
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
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
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
鉗告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

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

未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
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
交章又再表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
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

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

忠賢受事雖大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
野子傅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祿爲之鼓
舌搖唇馬繼敎爲之投匱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李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
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
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
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
大罪二十也

猶可駭者東酉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

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同
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
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
功之主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
可作爲眉塢深計不知九門内外生靈安頓
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
意忠賢謀同奸細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

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
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
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
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旨劉瑾
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侄傾結達官忠賢益已
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

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
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塾道人人以爲
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駟馬羽

蟠青蓋來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
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時
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
轉念恐太山之神必陰殛之耳太罪二十三
也

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

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
時打點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
肆遂致收拾不住柰何尚可養虎兕於肘腋
間乎此又寸齧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
十四也

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
見非出于風影臆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
擢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旣畏

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遂者逐罷者雖
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黨
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墻
或密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
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
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
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
其回來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旨

反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

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
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我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尚
爲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謹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七
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
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尤加之恩而忠賢愍不畏死更

卷五
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
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
如此毒心辣手彊橫已不能爲下意狠不肯
容人即普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
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
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穀予奪豈不可以
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醜令中外大小俱坐
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
曾叅及進忠名在

御前益實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苟爾不
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
隨侍舊人客氏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

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中官不得典兵預餉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勲戚

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
戚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
亦并

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宮中其

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着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內治外安不新聞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憾惟

皇上鑒臣一 點血誠即

賜施行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朕自儲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我祖宗成
法惟恐失墮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
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這本特
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從旁落至

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上憲嚴密况無
指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
皇子等語憑臆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
立于上豈是忠愛陽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
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欵窮
寃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
後大小各官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
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原任左副都御史今革職爲民楊漣聞遠奏

玉帝文

漣抱德無良省身多罪叨列仕籍作養

三朝繇知縣歷給事中游列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竊見司禮太監魏忠賢奉聖夫人客氏欺

藐

至尊肆無忌憚幾使中外不知

皇上只知有忠賢勢已無天漸豈可長漣感

先帝之特知荷

今上之眷顧忠心憤激聲罪力攻明知撩虎自危夫亦妄意一擊令其稍知主僕之分略顧祖宗不許干預外政家法庶知了此一點尊君父杜微漸之念耳不意微誠不足以格主孤忠不足以濟用祗深狠毒一網善類內外砌謀憑空栽陷旣謂樞輔孫承宗之請覲爲連等招入舉晉陽之師又謂承宗之請緩決楊熊等爲連伏開倅脫之路無論連入京一

年與樞輔絕未一書相答而熊廷弼者漣原
引樹無皮一疏薦之及廣寧陷沒漣謂封疆
爲重未見敵而退何辭不死

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乃無影相加贓私羅織
緹騎 詔逮矣漣欲避非所以尊

君命而自裁又無以明臣心明知此行不死于
奸人道路之摧殘卽死于諸兒圈土之困辱
然一出鄉關卽是身歸

君父幸不死于妻子之手得死所矣分旣無逃

仁又何怨唯是血心未能報

主而痴念尚慮吾

君如此四方多事

冲聖乎立婦寺專恣竊弄威福手滑之毒將在
縉紳以目之兇已成道路騎虎勢成不下更
恐隱憂無歇是在

皇天俯垂慈鑒念

先皇一月堯舜之政默臚

帝衷洞開日照令怙勢權奸略戢兇心庶令名

之全于朝廷者大而元氣之流于國家者深如漣旣已拚命而爭何辭觸鋒而死所願者以漣一人之僵死啓吾

皇轉念之好生庶幾逆璫尚有悔日貞士終爲吐氣竊負古直臣尸諫之意少罄吾

顧命不忘之誠而已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

旅次朱仙鎮時告岳王文

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原任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奉

旨爲民今被逮楊漣係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
謹齋心虔告于

宋純忠武穆岳王之神曰惟

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
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
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

亦莫不引

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漣屋漏內省
循知無足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
自同于末俗萬曆四十八年當

神祖賓天之後

先帝不豫之時

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
之不當主大婚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
不可托付

少主與不可抗拒 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
公心則尊

主消鑿之獨念也此一點血恍如爲官爲名可
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

尊神明鑒天啓四年見司禮太監魏忠賢與乳
母客氏表裏爲奸太阿竊弄卽

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 天語天憲可以喜
怒唯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
聲罪糾叅明知彼虎不可料漣禍不可試祗

以當日 憑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
知博浪一擊萬一

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
無人漣亦可以了此臣子忠心無但騙

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
厲陽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
誣以烏有贓私並指前移宮事爲通王安罪
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心
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卽如

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
麼直言如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
但所恨者人借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
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燝周嘉謨等之削籍
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之銀鑄徒傷

明主手滑之威益亂

祖宗于政之制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
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劫臣
僚媚寵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

九關旣已雲深舉國盡爲舌結氣運攸關有
不忍言者惟是仰干

神聖大顯威靈默牖

帝心少戢兇焰無枉陷無辜于羅織猶少迴
片照于蒙霾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讖若氣
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則惟

神造化于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片蟻衷
定俯鑒愛

君之血至于漣之受誣原已甘心不辨但事在

追贓無論名節資斧已爲衆湊罄產不滿千
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
興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憇于

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燄當更發揮一番
漣恐繩臣一疏想不能

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旨之
褒更傷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
無已則有漣三間大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
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

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人臣之義有濟于天下之事否也

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于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捨實切于疾痛之上
籲惟

神宥其喪冒有以啓之漣不勝滌心惶及待命之至

詔獄絕筆

枉死北鎮撫司楊漣絕筆封于獄神之前
漣以癡心報

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問矣日前赴逮不
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震雨露
莫非

天恩故赤日長途踉蹌不緩欲如身之生死歸
之

朝廷且不忍槩于余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

憑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環泣會明時
有身無不明之大臣耳不修身一入都門
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下情不得一
通在于如此打問之日汪文言之死案一執
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尤冀緩死杖
下見天有归即沉死司寇之治亦所不怨
勦就姦司不時追至限限狠打毋論家不滿
千金前日赴逮急破壞過半就令辦賣一時
如何能來竊途資斧幾何滿目畏塗誰爲義

惜此豈

皇上如天之意 國家慎刑之典
祖宗待大臣小臣之禮不過讎我者立追我性
命耳借封疆爲題追貽爲神徒使枉殺臣子
歸之

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寃及于同類然則漣今日
尚何愛此餘生哉叩 九闇不得苦求自絕
明漣自死非

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也漣死則仇我之忿

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
或動使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科道六人
之慘而漣亦得上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訴明當日不忍負顧命一
念至移宮一事李選侍于

聖母有愛殿之讎于

先帝有廷辱之惡于

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

冲聖同宮

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
乾清亦謂乾清非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
于

皇上臨政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分訪微酬
杜專擅之公忠耳李選侍于

皇上旣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
然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諱云陷于不孝
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選侍還正乾清
可乎卽曰踉蹌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

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鑄迫至于

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爲

聖母辨膳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非

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于李遷侍半晌遷發百法千方百惜無非爲內外欲殺漣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誣謂

先帝三次召對皆謂封侍且至受其詞諸臣固辱之後尤叮嚀封侍飭成遺命之專如此

不思

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慄慄一兇悍官人後世
視

先帝爲何如主乃

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 召對爲發明違和
以舊疾偶發服藥無効令諸臣以杜紛紛之
口并諭

皇上伏侍人都有了多與調停

太后封事旣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註

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伏侍
久也非宗伯言之則

先帝固語未及此矣二次召對則

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之
二三大臣以輔

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
李侍擅挾

皇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

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爲皇貴妃臣等

不敢不遵 命

先帝但急指

上言輔他要繫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繫也隨
即暉倒御榻今無端謂

先帝于李侍臨危握手叮嚀明加

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

先帝以內倖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恩能不顧傷
兩朝之君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呼 天無
路祇存此一段公議灑向青天白日爲幽冥

核實者考質倘仁人君子不忍絕漣冤死之
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爲

兩朝君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乳
臭之子驚鬼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傷心
天地夫復何言嗟嗟癡心爲 國妾趨死路生
有累于 朝紳死無裨于

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萇弘碧血留爲干日
向虹死且不瞑但願 國家疆圉安靜

聖德剛明

聖壽無疆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卽身無完肉
尸飽蛆蟻原自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
作一怨尤爲也而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
在朝臣子共從

君父起念于

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即

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于

潛邸凌

聖母之仇 大廷辱

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異竟念其

先朝舊人

撫養弟妹厚加恩禮于

君道子道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矣今何忍以罪一懸不畏死之楊漣盡一筆抹殺若無泰昌元年九月中傳李侍氣餒聖母與節次無禮等

聖諭比召方韓劉三閣下與六卿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于 軋清官前面發因方相公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

君臣相質直意母子相念至情恍然惻然夫豈
由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
從旁捉弄又命後世視

皇上爲何如主連爲關大體即語有遷次處有
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姑存其本色而
況乎其未必多異也又何忍不于

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廷當正名義再一深
原漣沉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
將死兩朝豢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

明不忍不于死時痛心一宣吐也惟同朝

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
無聊債家逼促亦漣生前之孽母子今世之
命即非漣所屑及亦僅不怨天尤人好笑好
笑讀書做官人于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
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爲兩頭之船當面
當事無半句商量事向背後冷言冷語爲日
前自卸妬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僞
路上大乖巧大便益事何苦癡愚事到面前

從

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將多人使尸無全體誰獨食朝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爲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个个使乘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國家安危

祖宗典章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滂臨刑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父子相訣之

語連亦謂子孫何不使勉之忠義而作此隱
隱替人讀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
何証據大笑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
冥冥于我何有哉

獄中血書

連今死杖下矣癡心報

主愚直仇人久拚七尺不復掛念不爲張儉逃
亾亦不爲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

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賊私
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

嚴旨家傾路遠交絕窮途身非鐵石有命而已
雷霆雨露莫非

天恩仁義一生死于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

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

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
一念終可以見

先帝于在天對

二祖

十宗與

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
東風于我何有哉

獄中遺書

夏吉見字汝父早未行湘沅之事今無及矣
受辱受苦但我原非護熊者曾有字與左言
熊必誤遼事我輩萬無保他仍作經略及事
敗我謂封疆爲重何辭一死熊君恨欲殺我
此豈受賄爲營脫者今同鄉田生金之子因
其父不得南贛開府極力設計謂我指徐疏
爲雞鳥安知鳳也以致徐深恨成此冤獄苦
矣今無怨但此心不明于同鄉人耳

附輓詩

哭楊中丞

顧大韶

御牀提手舊聞楊禁獄拋尸痛楚狂千載英

靈依北斗百年遺愛在南塘山頭徹夜書生

哭祠裏經旬衲子忙爲問蒼天知得否幽誅

顯戮兩茫茫

楊左死日有白氣從京城起貫北斗

世廟三忠盡姓楊而今哭國更稱狂莫言香骨

終枯骨且看石塘纏柳塘六瓣黃芝成底瑞

兩朝玉几問誰忙吳吟楚些冤招未萬里滄江

正渺茫

次前韻

王宇春

擊璫一疏誦髯楊臺省連篇舉國狂未遣橫
闔離北闕却驅奸輔出南塘萬郎鼓氣三聲
竭汪子爰書七遍忙已哭三良悲殄瘁瞻烏
誰屋竟茫茫

冉棠一紀憶西楊不飲狂泉衆號狂方訝楚
臣窮澤畔更逢蜀子險瞿塘白虹注射蟲戶
冷青史顛翻蚊盜忙千古
相對應有在招鬼

應不恨茫茫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公

公諱光斗字遺直號滄墅直隸桐城人萬曆丁未進士才思精贍落筆驚人舉子家傳誦之初任中書舍人選爲御史丰裁簡峻條奏英發同僚憚懾每事推以爲鋒初差巡屯奸弊剔除繼督北直學政嚴杜請托一切以法從事每差滿卷任疏薦文武屬官循例謁謝者錙銖不染人服其清公性嫉邪

神廟末假印冒官者衆公一疏汰五百餘人金

弊幾爲一清

光熹之際公與楊公漣并心協謀爲世道計楊公任直徑行公委寃沉密事多賴以濟楊公亦心服之天下號曰楊左久之累遷僉都御史時魏公大中繆公昌期四人同心共以激濁揚清爲務天下遂號曰楊左繆魏羣邪側目左甚于楊於是邪黨傳搥發難借汪文言爲嚆矢首攻魏與公時舉朝尚多正論相持半載至甲子十月而公等皆民服策蹇出都矣未幾以梁夢環

叅汪文言跪構成大獄逮入鎮撫與楊公各坐
贓二萬追比楚毒每五日再受刑必具全套者
謂夾櫈棍杖敲也七月二十四與楊魏同斃獄
中是夕有白氣貫斗云

今上御極追贈左都御史廩子一人

野臣曰人知士大夫之禍始于楊之觸璫不
知其始于左魏之觸邪也左魏恃其名義之
正繩奸太急奸人皆挺而走險乃假璫力以
殺衆正於是汪文言之獄起矣倘所謂新法

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者耶

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題爲君命當
遵臣誼難默再陳決去之情以祈免放疏
臣屢疏乞休親老身病自有至情非爲傳檄
之言也而檄不知昨于聞憂之後又復有言
奉

聖旨屢旨剖明何乃又來瀆擾本內各官俱着
遵旨不得奏辯該部知道欽此檄所言臣之
事卽屢旨剖明之事臣卽欲有言無非求
皇上明其事而

皇上業已爲

臣

明之矣

臣

復何言顧

臣

有不容

默默者櫬之不自反而尤人也

臣

自爲言路

誓不汚人于明亦誓不迫人于隘傳繼教一

點一掇冀櫬醒悟終不教盡言以辱士大夫

而櫬必欲自揚其穢以致舉朝之訟言于

人何尤同爲臣子同此建明人如投石櫬則

投水甚至閣部大臣所不能得者櫬片言密

揭種種如意以致絲綸失職東閣臣之執

掌于人何尤櫬旣不慊于心益求勝于言令

日一疏如此明日一疏如彼以致屢疏更端
重煩明旨之詰責又于人乎何尤臣之立
身自有本末自待罪風紀以來以人事

君深媿未能好是懿德秉彝固爾若使引非人
受人賄賂當明白指叅臣曾舉以問櫆櫆無
以應今

明明在上穆穆在列一時嚮用莫非名碩櫆欲
一槩抹殺何其藐視一舉朝士大夫也豈
櫆意中之事意中之人布置已定所謂火傳

燈續類引朋呼者不覺自道其實汪文言二
月鋟鍊兩次拷掠索臣等一事千濺無所得
今杖下遊覓奄奄遠竄未分人鬼猶未控于
心乎頃者震霆屢下死傷相踵忠義寒心道
路雪涕憲爲言官不求 濬威乃爲逢怒臣
竊不許也臣所自咎者憲爲臣一官展轉反
覆以擠必去至聞憂之後猶刻書草 奏使
人復以綱常名節繩其沒是臣視一官甚輕
而憲視臣官甚重臣視憲甚重而憲自視似

太輕

陛下若蚤放

臣歸必無此事

臣惟有亟去以謝

之而已伏惟

陛下降勅施行

臣曷勝激切之至

天啟四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

贈太僕寺卿袁

公諱化中別號熙宇山東武定州人登萬曆丁未進士筮仕湖廣內黃令廉明豈弟清節自勵凡日給餼牲布帛悉平市價其贖鋟羨餘原情蠲免人賴之爲慈父庚戌調煩南直涇縣內有黠胥外多悍民健訟好鬪素稱難治公下車召父老存恤之呼里豪開諭之咸服其德不加刑賞而自化焉竟爲絃歌禮樂之地壬子內石拜御史尋以病請告強半在籍辛酉

熹廟御極公居西臺覩時事牴牾激烈直言屢
斥逆璫魏進忠之玩弄朝政誣蔑忠良以是
銜恨陰伺其隙會公選授河南道例掌大計時
崔呈秀巡視淮揚薦牘視賄高下獲盜得金縱
釋贓私狼藉貪穢著聞及其回道公露章劾之
呈秀奉旨肯會勘罷黜爲氓而以奇珍異玩重
賂逆璫投身義子遂嗾輔惡諸姦媒蘖風影之
詞以中公羅織移官封疆兩案懸贓六千金發
鎮撫司彪弁許顯純揣璫意指嚴刑拷比五日

二限公每從獄中出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僱僂而行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面色墨而頭秃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顯純高坐叱咤頗厲究驗所納贓數不中程受全刑夾拶棍杖敲公素善

病遂僵臥不起八月十二日比較贓完十九日

鎖頭顏紫手斃之矣越五日而得領埋之

旨

戶出詔獄後戶肢體旋腐家人布裹含殮見者靡不悲酸悽楚戊辰

聖天子優卹冤臣特贈太僕卿廩一子入監讀

書以旌其忠與五君子楊左卿
顧周垂芳名于不朽
又何憾焉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奏爲憲臣逐姦之論
甚正 朝廷辨惡之法宜明謹循職掌合
詞共籲懇乞 皇上卽勅究處消弭隱禍
以安人心疏

今天下東奴虎據黔蜀鴟張我

皇上以冲齡踐祚撫此大艱四年來問兵問餉
幾無虛日淪地喪師無歲無之此乾坤何等
時乎所冀者內外大小臣工同心共力誓滅
諸酋不意 禁廷之內乃有大奸巨惡如掌

卷五
六十一
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忠賢事

皇上不爲不久矣

皇上之恩寵不爲不極矣感恩圖報只合安分
小心以護

聖躬一切不法之事毫不萌念豈不稱真忠賢
哉乃四年以來障日蔽明逞威作福乘

皇上之初臨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如孤雛殺
內廷外廷如艸菅自殺王安後其手漸滑逐
劉一燝後其勢愈熾朝野相危神人共憤

其惡狀已悉具臣堂官楊漣疏中臣等無容再列但斥奸逐佞言官事也今臣等不能先發而臣堂官發之臣等已抱寒蟬之愧又以爲疏上之時

皇上不知如何震怒立下法司究問矣今在憲臣則責以憑臆構禍尋端沽直在忠賢則獎以一言不置辯更見小心是何斥奸者反加不美之詞而暴橫者反承翼翼之褒乎且奸厥之疏先下而後批答之旨繼之是何

主言之倒置而國體之漸輕也

臣等以爲忠

賢勢焰熏天觸之者焦誰肯逞其言詞今憲
臣矢心報國不避權貴正大臣防微深心忠
愛之大孰過于此若以蹇蹇者非忠愛則容
容者爲忠愛乎灰正直之氣長奸璫之志莫
此爲甚况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知之故忠賢尤有畏心時而爲小忠小
信以結權今憲臣已明明告之

皇上矣

皇上卽念潛邸微勞未必貸忠賢以不死而忠
賢日日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愈深將挺而走
險騎虎難下教猱以升臣恐橫璫之毒不在
縉紳而在

皇上矣

皇上明主也試思深宮大廷之內可使多疑多
懼之人日侍左右不急爲處也昔馮保在
神祖初年遽逞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
不肯回頭後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殞其身命忠賢之事正與保類若不及今裁抑而直至事敗皇上卽欲終其愛而不得忠賢卽求如保之下場亦不可得臣等願

皇上早斷之也或倣王安例幽之南海子與室或倣盧受例置之鳳陽生殺予奪皆

聖恩也卽忠賢自爲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當叩頭泣請退居田里而已不然夜臺明鏡冤冤累累執簿相索忠賢將何以遁乎至傳

應星等仍付法司嚴究快 朝野之心洩神
人之憤端在于此臣固不避斧鉞之誅伏乞
聖明洞諒焉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楊漣本奉旨已明如何又來瀆擾朕御下
嚴明朝夕左右豈得不知若如外廷所疑謂
朕爲何如主好生不諳大體念係言官且楊
漣倡首已置不問姑不深究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題爲 恩恤無辜賞
覈有功以彰 皇仁疏

伏惟東奴發難以來屠戮三韓之人民不止
數十萬計又聞其焚劫刀俎慘暴異常人人
無不欲食其肉而處其皮卒未有敢當其鋒
而挫其銳者獨海外之 操一旅之師

寄居海上能牽奴之內顧使奴不敢西向又
能擾奴之老寨殺奴之偵卒真智膽將也昨
聞差官解來活夷十二名夷婦女五口叛逆

一名首級七百二十六顆長安喧傳觀者如堵卽此亦足徵人心之公惡矣兵部以功在海外未可草草遵傳單會審約于本月初五日於中軍都督府審夷初六日朝陽門外審級是日三法司并兵刑科臣俱至而臣亦以掌河南道事亦與焉一一呼夷至堂上睇視之見豹敗等五人像鬼猙獰言語侏儒旁之通事代訴有言某爲夷官某爲夷軍某係當陣捉獲事之虛實盡不可知總之皆真夷也

均當同叛逆之賊押赴西曹以伸國法以快積憤者也但外有幼童四幼婦女四老婦一呼之至則見聯索繫頸勢如貫螺逐之起則若鳥之相喚聲類羣鴉臣不覺惻惻心動焉向諸臣言曰看此卑幼男婦原非地方作孽之人此不過山居夷民被我師掩捕以歸者耳總之無知皆

皇上赤子殺之或傷天地之和宥之益彰

皇仁之大况殲厥渠魁尤古帝王解網之恩乎

諸臣然之昔貴州獻俘殺一幼童行刑之人法壞觀者亦相聚而泣謂忍而非仁也况多至九命乎臣查律令所載凡叛逆之族男子

十五以下婦人不必年歲皆免刑給功臣爲

奴今杞托等四人正十五以下而執着等五

口雖年齒不齊均與律合者也事與律合復

祈

皇上大開好生之心以施渡蠻之惠將此九命俱免行刑不惟慈祥所敷上召和氣卽四惠

聞之莫不謂中國之所不赦者反叛爾我輩
不逆顏行中國自不我狀也盡袒襄之國有
不歸心向化者誰乎臣草疏已畢復接

將士宜陞一揭蓋言諸勳力封疆其枕戈
帶甲最善若無顯名厚賞恐灰豪傑任事之
心此其議論正大直鼓舞之微權也臣以爲
論功行賞只宜就島上諸將士言之若泛泛
敘功中外之人無一不敘無一不陞此近日
惡套獨不聞濫敘者之在人齒頰惟願廷臣

慎之耳伏乞

皇上矜宥垂察焉

天啓四年九月二十日奉

聖旨